

## 中国古典小说为什么重要？

李惠仪 (Li Wai-yee)

明朝 (1368–1644) 和清朝 (1644–1911) 的中国古典小说在当今华语地方非常流行、脍炙人口。想像一下莎士比亚的戏剧和迪士尼电影的融合，或者想像一下以奥赛罗 (Othello)、达西先生 (Mr. Darcy)、尤拉希普 (Uriah Heep) 和简爱 (Jane Eyre) 作为参照，与随便一个人随意交谈：当涉及这些作品时，语言和文化风格中惯常的区别似乎就不太适用。人物、情节，以及具体的台词，成为日常交谈和大众心理学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小说超越欧洲传统上伟大的文学作品，并遍布社会的各个层面。最著名的中国古典小说中，有“明代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也许更著名的是《红楼梦》（又叫《石头记》），是许多人公认的中国最伟大小说。另一部18世纪的作品《儒林外史》也广受赞誉，但在现代流行文化中却不是那么显眼。

重要的是，这些小说不只是封面和封底之间的一些页面，还是通往中国文明史和文化史的门径。它们的前传与后续跨越几个世纪，使我们可以深入了解重要的文化趋势和变革。例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现存最早的版本可以追溯到15世纪和16世纪，但它们代表着几个世纪以来历史记载和伪历史记载、神话、通俗故事、轶事文学和戏剧表演的顶峰。此

外，所有主要的明清小说都通过续写、驳斥与重新创作在新的场景（有时是不同的体裁）中得到后续的影响力。在1911年结束的帝国统治的最后三个世纪，这些明清作品在视觉文化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戏剧表演、书籍插图、纸牌游戏、年画（一种民间艺术）和瓷器上的图像。（这些几乎都从未出现在精英分子的画作中，因为他们往往需要避开小说和戏剧元素，也很少从白话文学作品选取主题和人物。）它们在当代文化中的多媒体表现也是无处不在的。

对于初中生或高中生来说，这些文本并不难，而且还有便宜的版本（或者可以免费下载），但是却很难衡量读者的实际规模。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即使那些没有读过这些书籍的人，也能通过儿童文学、动画、图像小说、戏剧、电影、电视连续剧、博客辩论或电子游戏等，了解到这些故事的情节。从主题公园到装饰艺术，甚至是菜谱（有些餐馆以《红楼梦》中的菜肴为特色），我们都能发现它们作为文化素养的标志和大众心态的指标所具有的强大力量。

我一开始就把这些小说称为“中国古典小说”，但很可能是用词不当。这些作品直到20世纪才成为“古典”。与传统的高级文学作品采用文言文写作不同，它们是用前现代的白话文写成的，或者像《三国演义》般是用简单的文言文写作的。（文言文与口语有很大分别，尽管文言文中的许多表达方式和短语变换也影响了现代书面语。）明清读者的赞美之声有时听起来像是在为自己辩护，他们断言古典文学和白话文学之间存在对道德或形而上学持续不断的担忧。

这种情况在20世纪发生了巨大变化。在1910年代末和1920年代初的新文化运动中，一种新的书面语应运而生，并以更流行和直接，以及更贴近口语见称。它借鉴并可以追溯到传统的白话小说。现代汉语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传统白话小说，被主张文学革命的学者和作家奉为“反传统”。因此，它与口语、表演、大众文化和民间记忆的联系，以及它颠覆社会政治秩序的

潜力（一个更有问题的命题），在现代社会的批评中经常被强调。换言之，正是因为有那么多知识分子质疑儒家戒律、社会习俗、政治道德在界定自我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作  
用，明清白话小说才因其“反抗精神”而备受推崇。这些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恰恰是因为它们以前被排除在“伟大传统”之外。

它们是否应该被称为“小说”，仍有待商榷，这可能只是一种方便的说法。除了对叙事的普遍兴趣和令人生畏的篇幅（与托尔斯泰（Tolstoy）、狄更斯（Dickens）或艾略特（Eliot）的小说相比），这些庞杂的作品与通常强调社会和心理现实主义的欧洲小说几乎没有相似之处。明清白话小说是一种混合的文体。抒情诗、歌曲、叙事诗、诗论、骈文、戏剧咏叹调、打油诗、历史典籍和其他虚构作品的摘引和概括，以及口头表演的言辞，都常常被编进叙事结构中。这些小说似乎没有一种正式的统一风格。然而，更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在每一章中，在章节和叙事单元之间的对比和互补中显现的模式和意义。这些章节和叙事单元中包括章节的组合、图像和结构的重覆、人物的聚集和分散，以及重要的中点或中间部分。书中也有框架部分，用作序言和结语的延伸。与这些作品一起发表的传统评论，往往有助于揭示小说的美学特色。

一些现代作家，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都声称受到明清小说的思想和美学的启发。毛泽东（1893-1976）一直不断评论《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这三部经典著作，因为它们都具有反抗精神。

《水浒传》主要是以12世纪早期宋朝的强盗、反叛者宋江及其追随者的历史事迹为基础。16世纪留存的100回版本，讲述了108名强盗英雄的冒险故事，包括他们各自走上起义道路的经过、在水泊梁山上的最终聚义、在与军队的争斗中取得军事胜利、与官府的和解，以及随后对宋朝敌人进行军事征伐。这些战斗和官府最终的背叛，结果导致他们分散和死亡。17世纪中期，学者金圣叹删减了《水浒传》的文本，编成一个70回的

版本，以梁山聚义告终，接着讲述其中一个人物的梦，梦见108名反叛者全部被草率处决。这成为最常被广泛阅读的版本。

虽然《水浒传》表面上支持一种以江湖义气和对社会政治秩序的蔑视为基础的反政府或反文化，但在明清版本中，《水浒传》的通称却是《忠义水浒传》，暗示强盗表达对政治的不满和对清廉秩序的向往。现代评论倾向将《水浒传》歌颂为中国文明中反抗压迫势力的一部反专制传奇故事。实际上，《水浒传》既不符合元明清时期对其“忠义”的断言，也不符合现代对其“农民起义”或反威权乌托邦的诠释。这并不是一个罗宾汉式的农村社会。对复仇、滥杀、嗜血、厌女和残酷无情的权力斗争的美化和辩护，令我们难以理解。现代读者所不喜欢的东西，是否有可能成为组织帮派，鼓动反女真、反蒙古或只是反政府的群众运动的有效宣传工具？（女真人从1115年到1234年统治中国北方，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从1271年持续到1368年。）难道天真的作家没有注意到英雄的豪言壮语和现实中的暴力行为之间的差异吗？难道这是在遭受迫害、暴力夺权和非主流的社会政治组织的情况下，对人性不同方面的现实写照吗？

毛泽东的特点是不为这些隐晦的潜台词所困扰。从1920年代起，他无数次将《水浒传》当作组织起义和战略规划灵感源泉。然而，1975年，他却指《水浒传》只配用作“反面教材”，“让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他对金圣叹改写的模棱两可结局颇有微词：他是要让人们觉得投降派多少是令人讨厌的吗？毕竟，强盗“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有人认为，毛泽东有关“有缺陷的反抗”的这些批评，目标是周恩来和邓小平。《水浒传》引起的轰动作为1970年代的一场政治运动，如今已成为遥远的记忆。然而，最近关于它是否适合纳入中学教科书的讨论表明，它仍然引发人们的敌意。那些对于批评《水浒传》中的暴力行为不屑一顾的人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不公，正需要这种愤怒的爆发。

《西游记》也有愤怒和暴力的成分，但任何危险感都可以通过嬉戏、奇妙的发明和神奇的变化来化解。根据对大和尚和翻译家玄奘的历史记载和虚构演绎，详细讲述和阐释他于7世纪到印度获取佛经的旅程。这正是这部100回的作品灵感来源。故事一开始讲述一只猴子从饱浸天地精华的石头中出生，成为众猴之王，获得神力，到后来他克服死亡和作出改变，对天庭造成的巨大破坏，而且不断反抗天庭，最终被如来佛祖征服。被监禁500年后，猴子被唐三藏和尚（玄奘）释放，成为他三位徒弟之一（包括猴子的滑稽陪衬者猪八戒），并一同前往西天取经。在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之后，通常包括接二连三被妖魔鬼怪和叛逆的天神捕捉，他们成功完成任务。

这部关于诞生、获得自我意识、面对死亡、反抗权威、通过艰苦的旅程得到启迪和救赎的传奇故事，总是引发寓言式的诠释。三个世纪以来，佛家、道家和儒家的读物都从小说文本中挖掘经验教训，如积德、获得超越、控制身体中能量的重要流动，或追求道德自省等。一些20世纪的学者强调其乐观精神，并认为寓言式的解读过于微妙，根本无关紧要。最著名的节译本（书名就叫《猴子》[Monkey]）的序言将其描述为“就是一个很好的幽默故事、一派深刻的荒诞之言、一番善意的讽刺和一部令人愉快的娱乐之书”。最近，人们又开始重新强调宗教和寓言方面的解读。

政治读物把猴子先是与天庭对抗，继而在取经途中与无数妖怪的搏斗，解读为社会政治斗争的寓言。1941年，动画创始人万籁鸣在（日本占领下的）上海制作了动画片《铁扇公主》（Princess Iron Fan），将取经者向公主借铁扇过火焰山的情节，改造成一个为民族生存而斗争的故事。在万籁鸣（于1960年代初拍摄）的《大闹天宫》（Havoc in Heaven）中，猴子最初的反抗被表现为一场胜利的革命，因此猴子的结局不是被如来佛祖征服，而是勇敢地回到他的猴子王国。然而，这足以引起了人们对反建制立场的不安——有人怀疑毛泽东和猴子的敌人玉皇大帝之间存在隐秘的类比——导致这部经典动画片迟迟不能

上映。对《西游记》的政治应用，可塑性是无限的。1945年，毛泽东将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游击战争比作孙悟空大闹天宫。1963年，毛泽东同样用“大闹天宫”一词来形容与苏联的决裂：“记住：永远不要把天条看得太重了。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归根究底，政治的解读就像所有的寓言解读一样，都与喜剧的“深刻的荒诞之言”存在着矛盾。

正如笑声能够推翻《西游记》中的寓言结构一样，《红楼梦》的感性细节也可能会分散对其所谓的道德和宗教意义的注意力。《红楼梦》的故事始于一个关于缺陷和不平衡的神话。女神女娲为了补天，炼了36,501块石头，比所需要的多出一块。那块多余的石头被炼得拥有灵性，但因为被认为不适合用来补天，被丢弃在山脚下。这座山名叫“青埂峰”，是“情根”的谐音。这块石头哀叹自己的命运，被一位和尚和一位道士带到了人间，托生为主人公贾宝玉（虚构的宝玉），是一个富有、强大但正在衰落的家族的子孙。宝玉生来嘴里就含着一块由石头变成的宝玉。

除了偶尔会插入一些超自然的情节外，小说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围绕贾府日常生活的细节——没完没了的节日、生日庆典、家庭聚会和戏剧表演。在故事的过程中，阴谋随之展开，感情逐渐升温，嫉妒和误解也正在发酵，最终酿成一场灾难。一个建在家族的两个分支之间空地上的花园，成为宝玉和他钦慕和喜爱的女孩子们（表姐妹、同父异母的姐妹和丫环）相处的一个恬静空间。叙事焦点围绕贾氏家族无可挽回的衰落与宝玉的情感和精神世界之间的变化。贾家之所以衰落，有部分原因是因为奢侈、贪婪、腐败、管理不善和滥用权力。宝玉的情感和精神世界，涉及他与周围女孩（特别是两个表姐妹）的关系、他与家人的关系，以及他的观念、爱、失望、开悟和最终放弃世俗的依恋，出家为僧。作者曹雪芹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借鉴了个人和家族的历史，但他未能在离开人世前完成此书。他所写的80回作为手抄本流传了大约30年，小说才以120回的版本于1791年面世。另一位作者续写了这部作品最后的40回。

毛泽东经常主张，《红楼梦》应当“至少读五遍”。他声称自己将其当作历史来读——他从中（显而易见地）看到了“阶级斗争”和“封建社会”必然走向衰落的证据。1954年，毛泽东发起了一场运动，批评著名学者把《红楼梦》说成是一部自传，并将马克思主义对所有文学的解读严格地奉为新的正统观念。毛泽东更敏锐的评论不是在他的公开声明中，而是在他的页边批注中。他分析宝玉使用的爱情语言和他渴望的对象。像他之前和之后的读者一样，他被小说的浪漫气息所吸引，有时比意识形态和哲学还要多。

甚至在学者讨论书中爱、欲望、超越和虚构的含义的同时，一般爱好者也在互联网论坛上争论着对每一个细节的解读，通常是在寻找可能暗含在17、18世纪中国历史的“真事”的线索。此外，这部小说的许多读者或其他媒体消费者都满足于欣赏其中美丽的景色和声音，或者复杂的人际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红楼梦》中对一个失落的世界的怀念和理想化，反映现代中国读者对整个中国文化的感受。与此同时，那个世界不可避免的衰落，则意味着反讽、临界距离，以及一种质疑甚至反对的立场。

为什么中国古典小说很重要？我们可以根据相关性来进行论证：你需要了解它们，以获得文化素养，理解它们在现代政治中的作用，或者适应它们在流行文化中的用途。但是，或许享受阅读的乐趣归根究底才是最重要的。这些文本开辟了一个可以漫游和迷失的世界；道德、宗教或政治方面的信息不绝如缕。